

新疆维吾尔族打工妹的社会角色和家庭地位转变

——喀什地区疏勒县巴仁乡的调查

王 平 阿达莱提·图尔荪

(新疆师范大学历史与民族学学院, 乌鲁木齐 830017)

摘 要 本文将城镇化与巴仁乡打工妹社会角色和家庭地位转变问题紧密结合,以巴仁乡打工妹的社会角色地位转变为主线,对巴仁乡打工妹的家庭资源的支配权、家庭主要事务的参与权、自主择偶程度以及对家庭经济地位自我评价等几方面做一个详细的、系统的田野调查,找出外出务工经验对巴仁乡打工妹社会角色和家庭地位的影响,并对经济因素对妇女家庭地位的影响这一研究假设进行验证,从而得出结论。

关键词 维吾尔族 打工妹 ;社会角色 ;家庭地位

中图分类号 C913.6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987(2013)06-0073-06

恩格斯认为妇女只有参加社会劳动,并家务劳动占最少功夫时,才有可能解放,而这只有靠城市化、现代化才能办到。当前,维吾尔族农村社会正处于城镇化的转型时期,外出打工不再仅仅是男人的事情,巴仁乡女性或多或少、主动或是被动的走向城市,迈上了到经济发达地区当打工妹的步伐。外出务工,使一部分打工妹不再需要承担无报酬的家务劳动,参加有现金报酬的工业生产或者其他非农职业中。从私人领域转而参与公共领域的活动,一定程度上挣脱了父权制家庭的控制和支配,对于男性的经济依赖程度开始降低。她们所扮演的“家庭主妇”社会角色开始换成了“准职业女性”的角色,从关注家庭开始关注外部世界,“靠丈夫养”的传统观念已改变,她们有着更强烈的独立意识和通过自己的劳动实现自我价值的欲望。探索和研究转型下的巴仁乡打工妹的社会角色和家庭地位是个新话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疏勒县巴仁乡,维吾尔语称“巴仁”,系古代一个突厥部落名称。该乡产业结构单一,以农业为主。全乡人均耕地面积低于两亩,且缺水严重,产出率低,

人口密度较高(262人/km²),从事大田生产仅需2378人(根据现有科技、机械化水平和水利条件,测算人均劳力最低管20亩),农村剩余劳动力高达4122人。当地乡镇企业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环境不宽松,条件不足,没能带动农民就业。农牧业发展空间和提供的收入有限,无论计划生育措施有多严格,巴仁乡农村劳动力的自然增长量远远超过农业需求能力。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旧的问题和矛盾还未解决,新的问题(指失地农民问题,失地农民是指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基于城市建设及工业用地需要而耕地被征用的农民)接踵而至。在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实现现代化进程中,必然要求部分农业用地转变为建设用地,必然会使一些农民失去土地。传统社会里,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钱袋子,农民生产生活的保障。农民与土地利益关系是否合理顺畅,不仅决定着广大农民的温饱和富裕,更关系着国家的安全和稳定。巴仁乡因为离县城很近,该乡的农民也面临了土地被征购的问题,从2006年开始1300人成了失地农民。农民失去土地后,大都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都大幅下降了。为了解开失地农民生活问题的

收稿日期 2013-06-20

作者简介 王 平(1963-)男,回族,新疆哈密人,新疆师范大学历史与民族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新疆师范大学少数民族现代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学。

阿达莱提·图尔荪(1987-)女,维吾尔族,新疆喀什人,新疆师范大学历史与民族学学院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文化。

症结,政府探索出一条失地农民补偿的新路子,给予1500元(年/人)的土地补偿费。

巴仁乡女性外出务工是从2006年10月份开始的,她们基本上流向天津市、山东省青岛市和广东省东莞市等。目前“赴内地打工”成为热门话题引起人们关注。从而农村劳动力转变逐渐成为改善家庭经济、提高生活水平、促进社会发展、达到小康水平、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剩余劳动力到内地打工是非常值得关注的新现象,外出打工已成为大多数农民,尤其是失地农民获得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有些家庭外出打工收入已占当地农民收入的70%以上。如果富余劳动力转变能够真正健康地发展并得到农民的欢迎,这将对整个巴仁乡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对喀什未来的民族关系也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农业这个特殊领域里,解决富余劳动力的转变问题,要比其他产业复杂得多、困难得多。由于传统文化意识、务工者的自身素质、组织形式等许多因素的限制,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在转变过程中存在转变行业集中、转变方式单一、就业门路狭窄、转变规模小、发展速度慢、经济效益不明显等一些问题。

一、巴仁乡打工妹社会角色的转变

“农村外出务工女性”这个词包含了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显示出她们的性别身份,另一方面显示出她们的农民身份。下面主要从两方面探讨巴仁乡打工妹的社会角色的转变:

(一)从学生、家庭妇女到“准职业女性”

巴仁乡绝大多数的打工妹是刚初中毕业,初中毕业一两年在家待嫁或者离婚的年轻妇女,外出务工之前,她们扮演着“学生”,“某人家的女儿”或“离异妇女”等社会角色。她们在学校除了吃饭,就是听课、做作业,在家做家务、带小孩、照顾老人,她们的生活范围仅限于学校或家庭。她们外出之前除了操持家务、干地里活儿外,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政府组织妇女外出务工后,过去只做家务和零散农活的女性走出家乡投入到城市第三产业的洪流中,基本上适应了一天打工8个小时,晚上还加班,住集体宿舍,在工厂的食堂吃饭,在工厂的公共浴室洗澡等“工厂工人”的生活。同时,她们也将接受的新文化、新观念带回家乡,从而推动了家乡落后面貌的改变,她们把外出打工挣的钱寄回家乡,支持了家乡的

建设。她们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开始换成了“工人”的角色,她们所关注的世界从家庭开始换成外部世界,外出务工赋予了维吾尔农村女性新的社会角色。新农村建设的任务自然落在了广大外出务工的农村妇女身上,她们成为了新农村建设中的一支重要力量。真的可以这样说,没有农村妇女的外出务工,就不会有家乡的新农村建设。

个案1

MRGL,维吾尔族,女,22岁,打工妹。

访谈资料:结婚以后,他管得特别严,甚至不让我跟任何异性同学联系,要找女性朋友也得先得到他的允许,他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一直很顺从,总之,他控制着我的身体和精神。我性格比较随和,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这样也很不错,操那么多心何苦呢?何必要独立要自强?跟他在一起,他对我好我就心满意足了。后来,我们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多,总觉得他那一副冷淡的样子,好像是在说:你就是一个什么都不会做的笨蛋,窝囊废。试图跟他沟通,失败,离婚了,在父母那儿住了一阵子。朋友们,有的嫁得好,有的混得好,而我死的心都有了。后来看到村里的姑娘们都去“口里”打工,挣钱回来,还很注意自己的形象,都比较抢手,报名去内地打工。在内地很自在,也挣钱寄回父母,解脱了以前的家务活儿和地里活儿,在工厂接触了不少新事物,也学会了技术,简单一点的汉语,工厂的生活让我忘了这段不幸的婚姻生活。我现在充满自信,曾经总觉得自己只要依附于他才能够生存,现在我意识到了不靠他,也照样能活的出去。我回来后,他又想跟我复婚,但我想找一个能谈得来的男人。

(二)农民社会角色转换成工人社会角色

她们从学校、家庭到工厂的历程,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她们疏离农村,疏离地里活儿。她们将自己的“农民”角色转换成“工人”角色,是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她们出去之前是思想保守的农民、在农田干地里活儿的农民,走进工厂,她们在生产车间,娴熟地操作自动化生产设备,从事了非农职业,当了工厂里

面的技术工人,不仅她们的收入发生了变化,她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急剧变化。虽然她们不能轻易地改变自己原有的社会角色,回到农村,又重新成为农民,但她们在打工地,不断接受新事物,建立自己的社会角色属性。她们在工厂一边享受着有劳动报酬、休息休假等基本保障,一边慢慢适应着工厂工人的工作,体验着其中的新鲜美妙和紧张艰苦。虽然她们的社会角色有转变,但她们自己认为她们是农民,因为她们在大城市打工时间很短,平均约为1-2年,她们的户籍还在农村。

个案11

RYHNGL,女,维吾尔族,21岁,初中毕业,被征地农民。

访谈资料:“以前我家有四亩地,都是种粮食作物,土地被征购后,我们成了不种地的农民。后来,我去‘口里’打工,每月有1200—1800元的收入,再不想干地里活儿了……想学美容美发,但我爸不同意,他希望我早点结婚”,可见巴仁乡打工妹社会角色转换的期望是比较强烈的,但她们社会角色转换的现状不容乐观。

虽然笔者并没有去工厂,亲眼看见她们在工厂的生活,但通过访谈了解了她们在工厂的一天生活是大致相同。22岁的阿娜尔古丽·卡吾力描述她在工厂的一天生活说:“北京时间6点半起床准备吃早饭,7点吃早饭,工厂的食堂早饭有汤、馍馍、粥,7点半开始工作,进去的时候刷卡进去,如果不刷卡,就按旷工或迟到算扣工资。中午十二点下班,中午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吃饭和休息,午饭每天是米饭和2种菜,厨师给我们盛那一种菜,我们就吃那一种菜。下午一点准时开始工作,直到晚上6点半下班。晚饭有馍馍菜和汤饭。吃完晚饭后,要加班的继续加班,一般情况下加班要做到晚上11点。不加班的回宿舍放音乐,听歌、跳舞,洗衣服。有的人去工厂的图书馆里面看书,维吾尔文书也有(是疏勒县政府为了我们看书方便,带过去的),汉文书也有,我们偶尔去看那些书,学习汉语,但是一般情况下,我们太累也没心思去学习。有的去打乒乓球、篮球。等加班结束回来,其他人早睡了,所以要小心翼翼地洗一下,躺下就开始睡了。一个星期提供一次馕。”

二、巴仁乡打工妹的家庭地位的转变

(一)家庭经济来源中占有相当比例

巴仁乡女性外出务工最直接最明显的目的和效果就是促进外出务工人员家庭经济状况收入的增加。提起她们的收入对整个家庭收入的影响是讨论她们在家庭经济来源中的地位的首要条件。事实上,她们在家务农的纯收入不到100元/月。她们出去打工以后,扣除伙食费用后,有些打工妹的收入将近1500元/月。很多打工妹把自己辛苦挣来的钱寄给父母,给父母用,农民生活质量有所提高。很多家庭的支出不再像以前那样以衣食为主了,彩电、冰箱、洗衣机、手机等现代化电器相继进入了寻常老百姓家,直接影响了农民的生活质量。因为巴仁乡的很多农民几乎没有农业生产收入,光靠政府每年给的1500元收入来维持生活,她们收入甚至成了部分家庭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

个案12

ARZGL,女,维吾尔族,21岁,初中毕业,打工妹。

访谈资料:基本工资为920元/月。工作时间是每天7:30时至17:00时,17:00时以后上班为加班。加班可以加工资,加班费平时7.25元/小时、休息日10元/小时、节假日13元/小时,一个月工资为1500—2000元/月,伙食费从工资里面扣158元/月,住宿费也是从工资里面扣48元/月,每个月无论能拿到多少钱工资,自己留300—400元消费,其他的都寄给家里人。

个案13

PTGL,维吾尔族,女,20岁,初中毕业,打工妹。

访谈资料:一个月工资为1200元—1500元,基本消费为买水果、买日用品等,剩下的钱全部都寄给家里人,这一年以来,我总共给家里人寄了12000元,家人就将这笔钱用在盖新房子上。

(二) 支配家庭收入的地位

上面我们提到了很多打工妹,除自己需要的生活费外,剩下的收入都寄回家补贴家用。让人深思的问题是,她们在家庭经济来源中的地位很高,但她们几乎没有家庭经济的支配地位。笔者的困惑在访谈中找到了答案。很多女性把自己的收入寄回家后,放弃自己对那笔钱的支配权,觉得“父母不心疼自己挣的钱,养大我们,我们挣的钱,交给她们用是理所当然的,寄回家就是为了补贴家用的”,没有一个女孩觉得自己辛苦挣来的钱,怎么分配应该是由她自己来决定。但从她们父母那里了解的情况几乎都差不多,除了部分很困难的家庭外,其他父母基本上把女儿寄回来的钱,用来买牛、羊等。62岁的阿依罕大妈说:“我孙女热依汗古丽的父母她小时候就离婚了,后来她妈妈再婚了,从那以后是我把她带大的。她去‘口里’后,小队长两次把我叫过去,在村委会的院子里开会,前后给我4100块钱。热依汗古丽她自己回来的时候也带来了3千多块钱。我用了这个钱买了一头小牛和4只小羊,我们要把它们养大,等她嫁人的时候,可以卖个好价钱,我就不操心她的嫁妆”。另外一个女儿外出务工过的阿姨说:“我用了她挣来的钱,买了个金耳环,等她嫁人的时候,就给她当嫁妆”。维吾尔族有个说法,在家里不能保存现金(这可能跟防小偷有关)。因为很多农民没有去银行存款的意识,而且他们也没有那个多余的钱到银行存,手头有了现金就买值钱的、以后需要钱也可以卖掉的东西,而这种东西往往是牲畜和金子等。所以除了部分急需钱的家庭外,很多家庭处理女儿外出务工收入的方式几乎都一样,还是要用在她们自己身上。

(三) 平均初婚年龄推迟

影响农村维吾尔族女性初婚年龄的因素很多,有宗教、传统婚姻习俗、国家法律法规、受教育程度、现代化的冲击等。从田野调查的第一手资料可以看出,有过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村未婚女性更倾向于晚婚晚育,可以这么说,外出务工也是推迟外出务工未婚女性初婚年龄的主要因素之一。

新中国成立前,在农村维吾尔族平均结婚年龄是男满12岁,女满9岁。民间也有这样的说法:“女孩一帽子打不倒就算上成人,可以结婚”,而且这已经成为维吾尔族的结婚习俗。早婚意味着早熟早育,前几天还在跟朋友玩儿家家的女孩子,生理上还没完全成熟就做某某人的妻子,这对她们的身体非常不

利。虽然解放后,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婚姻法规定的结婚年龄是男为20岁,女为18岁,把小女孩从传统婚姻制度中解放出来,但由于已经成了习俗的传统婚姻文化一下子难以改变,而且农村人的法律意识很薄弱,在农村维吾尔族社会里,平均初婚年龄还是低于法定的结婚年龄的现象普遍存在,一般女性为15岁,甚至更早。因为农村女孩一般在15岁时完成国家规定的9年义务教育,她们一初中毕业,父母就开始操办她们的婚礼,因为她们初中毕业一两年之间不结婚,对她们父母来说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继续上学或者学某种技术的女孩很少。

外出务工使她们远离了传统文化的约束,影响了她们的婚育观念和婚育行为。她们在城市中接受新鲜事物,接受新知识,她们陈旧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她们有要求进步的动机,更加注重自己的发展。在外面用一年的时间来务工,她们的结婚年龄自然就比未外出的同龄女孩推迟一岁,当然,这不包括再次外出,因为她们在大城市呆的时间越长,受的影响越大。在打工期间过自由生活的她们,都不愿意那么早就被结婚对象控制。因为结婚不仅意味着她们失去工作机会,还直接导致她们将来的经济收入受损失,她们经济上不独立,永远是自己丈夫的附属品,处在从属地位。所以大多数女孩要么想再次外出,要么想在当地继续打工,要么想学技术,都不着急结婚,遵从她们意愿的父母虽然有,但还是少数。19岁的阿米娜说:“我初中毕业后,在疏勒县职业高中上了两年的学,学裁缝,后来去广东东莞的一个制鞋厂打工。回来已经半年多了,现在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先找工作挣钱,再结婚。有人提亲,我不愿意,父母刚开始责怪我了,现在他们也想通了。”

当然,我们不排除推迟她们初婚年龄的其他因素,但在本次调查研究中阐述了外出务工对推迟她们初婚年龄的影响的事实。虽然巴仁乡外出务工女孩都不着急结婚,她们平均初婚年龄都推迟了1到2岁,但像阿米娜那样19岁还没结婚的例子并不多,因为即使她们不急她们父母也会着急。

(四) 自主择偶

提起自主择偶这一词,没在农村生活过的人可能会认为,现在哪个父母会为子女做主包办婚姻?其实,父母为子女一手操办婚姻的现象在农村维吾尔族社会还是存在的,这主要有以下两个因素决定的。一方面,按照伊斯兰教规定,给子女办婚是父母的

“义务”而子女必须遵从父母的婚姻支配。另一方面是,解放前,很多农村维吾尔族家庭是三代同堂的大家庭,他们认为结婚是人生大事,不能让这些小孩自己做主。但是,新中国成立后,拟定“婚姻法”,通过宣传教育,倡导婚姻自愿,保护妇女婚姻自主权。虽然,维吾尔族传统婚姻制度受到冲击,全由父母包办自己被迫结婚的情况现已大为减少,但也时有发生。因为长期处在封闭状态,一下子就要改变长期扎根在农村维吾尔族社会的传统的婚姻制度是很难做到的。

外出务工不仅使她们从传统家庭的约束中挣脱出来,最重要的是使她们认识到了自身价值,改变了她们的人生观,唤醒了她们在择偶方面的自觉意识。她们在婚姻自主上的地位有所提高了,她们主动掌握了对自己人生的自主权,由“父母包办,被迫婚姻”转变为“父母做主,本人同意”的择偶方式,虽然父母介绍的情况还普遍存在,但最终还是要尊重婚姻当事人的意愿。

到了谈婚论嫁阶段的她们,与未外出的农村女性相比,对配偶的选择也更加挑剔,更加关注婚姻情感价值,需求能够依靠的对象的欲望较强。在择偶方面,她们很实在,首先考虑的是自己将来的生存保障,所以她们择偶的时候首先考虑的是经济因素,但同时也不会忽视感情。

个案14

PTGL,维吾尔族,女,20岁,初中毕业,打工妹。

访谈资料:我是被奶奶养大的,我上高二的时候,因为家里的经济困难,没办法继续上学。后来在县里的纸箱子工厂打工,然后村政府让我去内地打工,当时我奶奶的身体不是很好,我担心她的病,不愿意去,但奶奶说:“我没事,我会等着你回来,你放心去吧”。结果我去那里还不到三个月,听说奶奶去世的消息就赶回来了。回来后,一直在县里的一个啤酒厂打工(洗啤酒瓶子)。都三次有人来提亲,一个是我朋友的哥哥,一个是我们一个亲戚的儿子,另外一个男孩是我在纸箱子工厂打工时一起打工的男孩。爸爸很希望我能跟我们亲戚的儿子结婚,他说:“他们家儿子是我们看着长

大的,俗话说:肥水不流外人田,这样可以亲上加亲,我们也不用担心你在婆婆家受委屈”,但我不愿意跟亲戚家儿子结婚,因为他从小就被父母宠着,吃不了苦,我不能把自己的未来交给一个养不起我的人,后来我爸也没有勉强我跟他结婚。我现在考虑跟我一起在纸箱子工厂打工的那个男孩,他自己打工攒钱买了三轮车,现在开着挣钱,因为他不仅能挣钱,而且人也挺好的,跟他一起上班时,我下班他两次送我回家,没想到他还没结婚。两个星期前,他妈妈找人传话,如果可以,我会同意跟他结婚。

(五)家庭主要事务的参与

虽然随着社会制度的变革,父权制受到削弱,但并没有消亡,到目前为止在维吾尔农村父权制家庭仍旧普遍存在并制约着每一位农村女性的生活道路,她们在家庭中处于从属地位。农村女孩承受着比男孩更繁重的家务劳动,但传统美德使她们熠熠生辉,她们是贤妻良母,为丈夫孩子父母公婆而忍辱负重。在父权制下的多数农村维吾尔族女性连自己的婚事都做不了主,更不用说参与什么家庭主要事务的决策。

巴仁乡女性通过外出务工参与社会劳动所获得的不仅仅是争取就业、婚姻自主的能力,也获得了对抗性性别歧视和压迫的自觉意识和能力。例如调查中那些因性别遭到重男轻女的父母厌弃的女孩儿,外出打工有“做出成就给父母看”、“女孩儿一样有出息”的心理。所以外出务工不仅是增加她们经济收入的途径,更是她们证明自身价值的重要途径。她们给巴仁乡的社会制度、面貌带来了不少变化,对作为社会小细胞的父权制家庭也产生了冲击,打工妹家庭地位有所提高,父权意识和男权支配地位趋于弱化。

调查研究表明,虽然她们外出务工收入已成为多数受访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但并没有挑战父亲的权威,而只是要求参与主要家庭事物的决策,实际上大多数女孩都参与了家庭的实际决策过程,因为她们在计划和安排日常家务方面都比较合理。虽然决定权还是在父母手里掌握着,父母事先会跟她们一起商量,她们与家长的协商能力也大为增强。从没法参与到参与,也表现着她们家庭地位有了提高,而

父权的绝对地位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削弱。

三、结语

巴仁乡打工妹因打工从家庭、民族的父权被带到工业、资本的父权,至少造成两个直接的后果:一、获得固定的工资收入。她们除自己需要的生活费外,剩下的收入都寄回家补贴家用;二、改变了传统的性别分工。在这个过程中,她们形成了一些特殊的主体性,不能完全接受城市、资本的逻辑,她们在打工过程中面临着种种困难,也有些自己的抱怨和心声。

调查研究表明,巴仁乡打工妹这种不彻底的转移,导致她们很迷茫,处在一种失根的状态。她们没法完全融入打工地社会,不能完全接受城市、资本的逻辑。也不再想扮演社区、民族文化、家庭给她们的“家庭主妇”社会角色。因为她们在人生计划和日常家务安排方面有了自己的想法,与家长的协商能力也大为增强,多数女孩都参与了家庭的实际决策过程。从无法参与到参与,表现着她们家庭地位有了提高。但家庭决策权还是在父亲手里掌握着,她们并不具备挑战父亲权威的实际能力。可预见,短期内摆在她们面前的生活场景是共同的,返乡后成为农妇,外出务工已成为她们的记忆,从外出务工重新回到外出务工之前的生活,继续扮演传统社会认可的家庭主妇的社会角色。事实上,这并不是她们的主动选择,而是她们难以把握自己的命运,无奈中又回到了原来的传统的生活轨迹之中。她们作为曾经已经独立的个体,所蓄能量还能用在将来的家庭建设、生活规划、孩子教育以及民族关系的改善中。但现在巴仁乡却没有空间容纳她们作为个体的现代化彻底转变。这种主体性产生于前二者的紧张关系,需要改变

巴仁乡产业结构,鼓励挖掘农业就业空间,重点发展第二、三产业并搭建女性劳动力转变平台等制度变化来容纳这些女性的变化。

巴仁乡打工妹将自己的“农民”社会角色转换成“工人”社会角色,是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对她们来说,在本地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转变是最好的选择,这是一条漫长而曲折的道路,需要政府政策的指导、厂家的支撑、农村富余劳动力有效转移等多种路径。目前,在疏勒县新建的工业园区,无论是大型企业还是小型公司,都以招男性为主,短期内无法实现返乡后的女性的再就业愿望。

[责任编辑 刘 翔]

参考文献:

- [1]潘毅.中国女工——新兴打工阶级的呼唤[M].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2007.
- [2]西蒙·德·波伏娃.第二性女人[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5月第1版.
- [3]田婕.农村妇女外出务工家庭决策经济分析[D].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07.
- [4]马艳.社会性别理论研究综述[D].南京农业大学,2008.
- [5]徐蓓.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农村女性劳动力——以湖北Z市L村为个案[D].华中师范大学,2005.
- [6]李智环.经济组织中的维吾尔族妇女——以新疆喀什地区为例[D].兰州大学,2009.
- [7]阿比拜.少数民族农村姑娘在内地活出精彩人生[N].新疆经济报,2007-06-22.
- [8]布阿依夏木·热比娅.为了这两百个姑娘[N].新疆经济报,2007-05-31.
- [9]马戎.个人一小步,能否带动民族一大步??[N].中国民族报,2008-7-11.

Social Roles and Family Status Transformation on Jobber Girls in Xinjiang Uyghur

WANG Ping & Ada lat·Tursun

(The History and Ethnology Institute of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Yrumqi 830017,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changes caused by urbanization in social and family roles among migrants from rural Baren Township. The author examines migrant family resource control,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family matters, the family economic status and also the self evaluation of new social roles and family roles as seen by women from rural Baren Township who have migrated to cities. The research confirms the hypothesis about the changes in women's family status being affected by the new economic power of women who migrate to urban areas.

Key words: Uyghur; Migrant women; Social role; Family status; XUAR; Xinjiang